

中國方志叢書·第五十號

據

清·鄭夢玉等修梁紹獻等纂
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影印

廣東省

南海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751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南海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收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詭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續修南漢

縣志二十一

中

同治壬申
十月銀板

敘

志乘於今夥矣噴矣自劉損京口朱育會稽肇始椎輪遞於
削藁指歸既異流別遂多大抵尙簡要者欲其精侈繁富者
炫其博或則專詳險要第同裴秀之圖或則旁綜見聞兼仿
酈元之注求其約而不漏博而不蕪者往往難之余以丁卯
仲春攝篆南海時邑人士方續脩志乘設局膠庠余謂前志
於疆域之變更山川之瑰特人才之英卓物產之沃饒形勢
之雄奇芸生之利病固已青岑萃玉赤水涵珠鼻鏡高懸掌
輪遠眺也已惟是圖繪多訛廣輪莫辨未識開方之法罕明
測算之經語周羅而多乖析徑隅而易誤評達萌之跋涉幾
迷向背於東西逡劉焯之精能孰審測量於左右此舊志之
宜更者也亦有瑣碎舊聞紛紜舊說或珍同片羽或繁等九

南海縣志

序

十

王申續脩

釐良由意主謹嚴遂至事多刊落殘缺斷碣豈無晚出而堪
珍故瀆新墟或沿舊名而轉誤此舊志之宜訂者也況復絳
蠟成篇而後青蟬削簡以還海水旋飛妖星競鬪雀王接境
旋萌叛援之心米龍雄軋肆憑陵之志唳金鵝而夜響震
王虎以朝轟七二銀魚駢連符檄三千銀鵲閃閃旌旗停船
於雁翅之城淬劍於馬鞍之逕雖橋虔悉皆殄絕而紀載宜
有專書加以俊彥蛟騰名才鳳跂久作鄉閭之彥蔚然領海
之英雖代謝之屢更猶音徽其未沫或總條流於華近或樹
勛績於節旄或厲義涉仁振清標乎韓穆或裁章竊璧希逸
藻於嚴徐出處縱殊晦明一致正宜仿白襄之稱魯郡博採
先賢類常璩之志華陽兼詳士女者矣諸君識綜八墳學窮
兩戒博洽儕於朱贛精詳等於李該語道里而無差說山川

而善對懷油齋素夙諳訓釋於方言量矢求弦兼擅擅思於
術術故得以旁羅罔滯宏綜靡遺如杓梳絲若肉貫鼎事增
文省效宋祁脩史之方類別區分仿魏泰成書之法凡諸體
例悉倣前編間有新增務求詳盡抑可謂取裁至當本末兼
該者也余謬以葦材濫膺赤緊亦復鋤奸蠹并租庸課耕桑
除苛燒規條稍具政化隼行開陽嶠之講堂置任延之書塾
敢比吳潛政績埒諸開慶之編媿無姚合詩歌列入武功之
志猶憶當日者殘編久佚文獻無徵嗟陸典以幾湮問劫灰
而莫記今乃能拾缺補遺旁搜遠紹不僅發殘廢稿鬼陸簡
於崇山直同焜耀鉅編備儲藏於延閣三復是書又不禁憬
然而興思所然而竊慰也已

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十二月廣糧通判前署南海縣知縣
南洋縣志
序
陳善圻序

二

王申續脩

續修南海縣志職名

主修

補用同知直隸州知府南海縣事鄭夢玉

欽加運同銜特授廣糧通判南海縣事陳善圻

欽加同知銜署南海縣事南海縣知縣賡鳳

欽加同知銜南海縣知縣杜鳳治

倡修

進士署河南南汝光兵備道廖姓

進士前湖北武昌府同知勞光泰

進士直隸候補同知明之綱

舉人高明縣教諭區光藻

總理局務

舉人欽州學正康寶修

舉人瓊州府教授授梁紹訓

舉人太常寺博士王鑑心

舉人大挑分發江西知縣梁清

優貢生盧維球

舉人劉文照

總纂

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察御史梁紹猷

進士浙江候補同知太平縣知縣馮錫鏞

舉人惠州府教授授游球

分纂

舉人內閣中書銜瓊州府教授譚瑩

舉人高要縣教諭李徵庸

舉人鄧翔

生員鄧伯奇

繪圖

生員鄧璇

生員羅照倉

生員孔繼藩

舉人潘汝桐

舉人安徽婺源縣知縣麥佩金

舉人候選教諭馮葆廉

舉人潘文澧

副貢生楊學華

南海縣志卷首

副貢生陳伯翔

生員潘珍堂

生員羅寶鈐

廣西候補縣丞勞應時

編校舉人內閣中書銜譚宗浚

南海縣續志目錄

卷一

圖說一

卷二

圖說二

卷三

輿地略 前事沿革表 灾祥附

卷四

建置略一 城池 礮臺附 縣署倉 嚴置育嬰堂附 學校 書院 社學公所 文閣 文塔附

卷五

建置略二 祠廟社壇附 津渡 橋梁石路附 墟市

卷六

南海縣志

目錄

三 壬申續脩

經政略 圖甲表

卷七

江防略

卷八

職官表

卷九

選舉表

卷十

藝文略

卷十一

金石略一

卷十二

金石略二

卷十三

列傳一

卷十四

列傳二

卷十五

列傳 官師

卷十六

列傳 孝義

卷十七

列傳 節義

卷十八

南海縣志

目錄

四 壬申續脩

列傳 文學

卷十九

列傳 善行

卷二十

列傳 藝術

卷二十一

列傳 耆壽

卷二十二

列傳 列女

卷二十三

耆壽表

卷二十四

節孝表

卷二十五

雜錄一

卷二十六

雜錄二

南海縣志

卷首

目錄

五

壬申續脩

南海縣志卷一

圖說

一地圖書方計里以知地域廣輪之數其經緯相值爲正子午橫綫相值爲正卯酉此畫圖自古之成規也然地爲球體故布正方格如以方目之網罩於球上方圓之勢不相應故致遠則窒礙而不通蓋布綫於球其橫綫當依緯圈直綫當依經圈緯圈相距無盈縮經圈皆湊兩極漸近赤道則漸寬經圈雖不平行而與緯圈常交正角同經綫則爲正子午同緯綫則爲正卯酉此乃不易之理而前人所未知者惟我

朝分遣曉人測量各府州縣經緯著之於圖然後辨方正位不失其實其圖但布經緯而依率計里廣狹可知外間摹寫或加方格而以虛點存經緯綫再三流傳或竟去經緯綫而

南海縣志卷之一 圖序

王中貴修

存方格大失制作精意矣今爲南海圖竊遵其法推而廣之實測境內經緯南自九江堡海目山地二十二度四十七分三十秒起北至駱村堡蓮塘村二十三度一十九分一十秒止南北相距三十一分四十秒每分畫一綫其經度綫卽以省城中爲中綫東自省城中綫起西至鎮涌堡西岸分水巡地計偏西二十五分亦每分畫一綫各注分數於旁並於關外畫小格每格爲一里以取計里之便

以此地偏省城分與省城偏者以地偏省城分與省城偏

一土地之名雅俗異稱古今殊號考之載籍每識一而昧二

或名存而實亡在志書兼收備採雖云聊俟參稽而繪圖當

實直書方可信今傳後世之爲圖多未親履其地徒依方志之傳言雜搜詞人之皮傳懸想臆測心摹手追指蹤未定

可任易舛上之基汗簡方完已如歷滄桑之變遂使覽者開卷疑若了然案圖實無可索今爲南海圖痛懲此弊祇據見在不尚風聞凡著於篇皆視而可識足有未到審闕而不誣故有古蹟地名雖見於舊志而不得其處者必不妄注以蹈沿譌襲舛之轍

南海縣志卷之一 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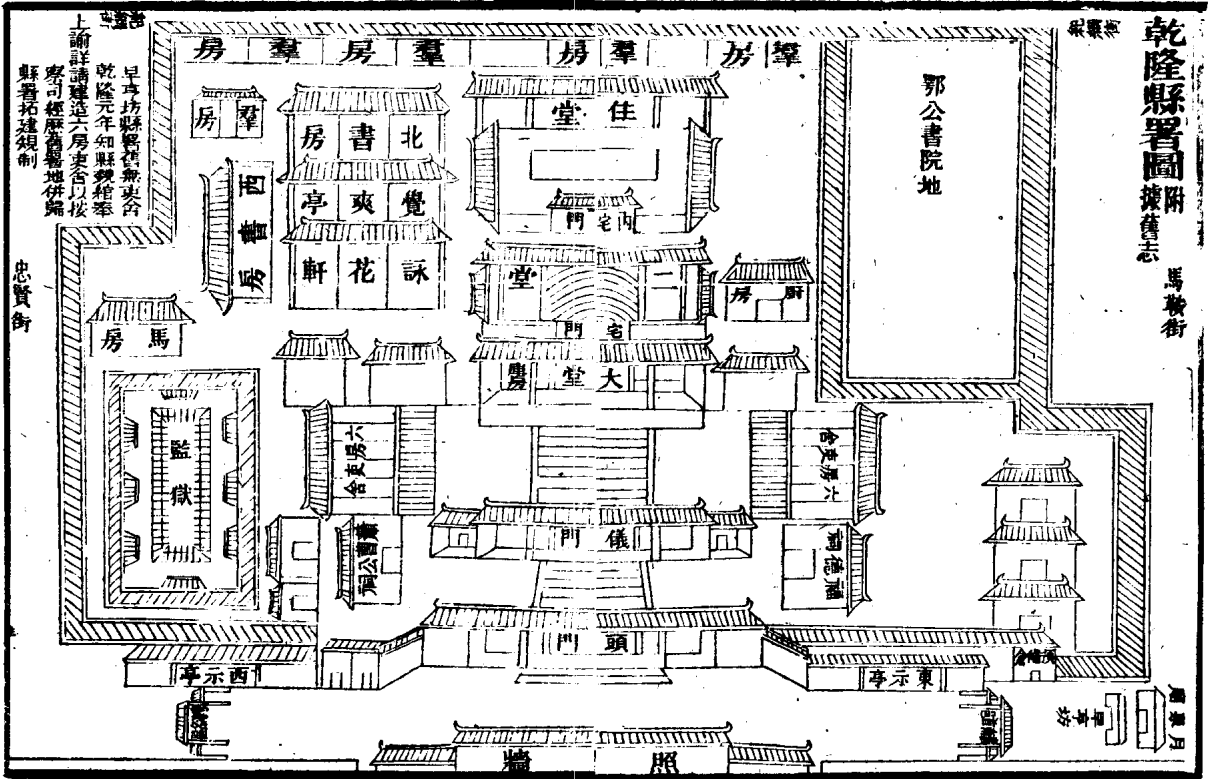
二

王中貴修

盾城圖

乾隆縣署圖附錄舊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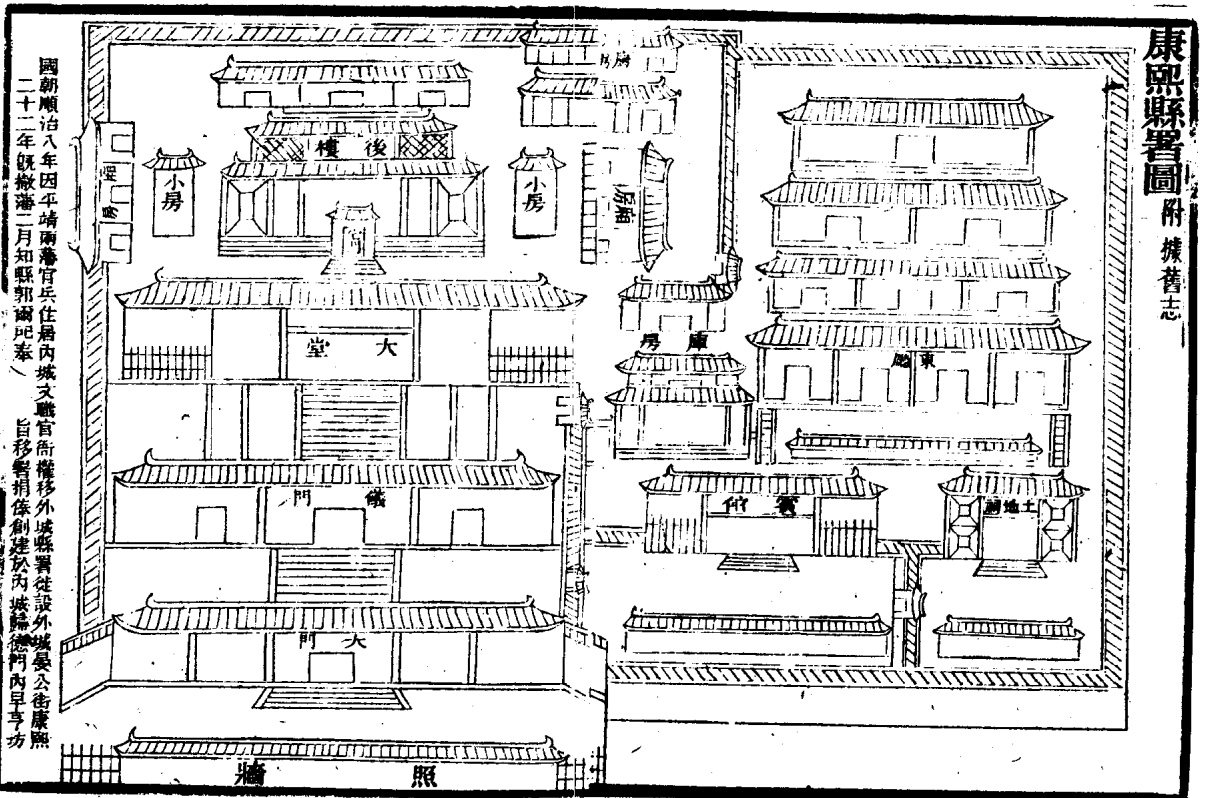
馬鞍山



早為坊縣署無吏舍
乾隆元年知縣魏松奉
上諭詳請建六房吏舍以
察司經度為地併歸
縣署拓建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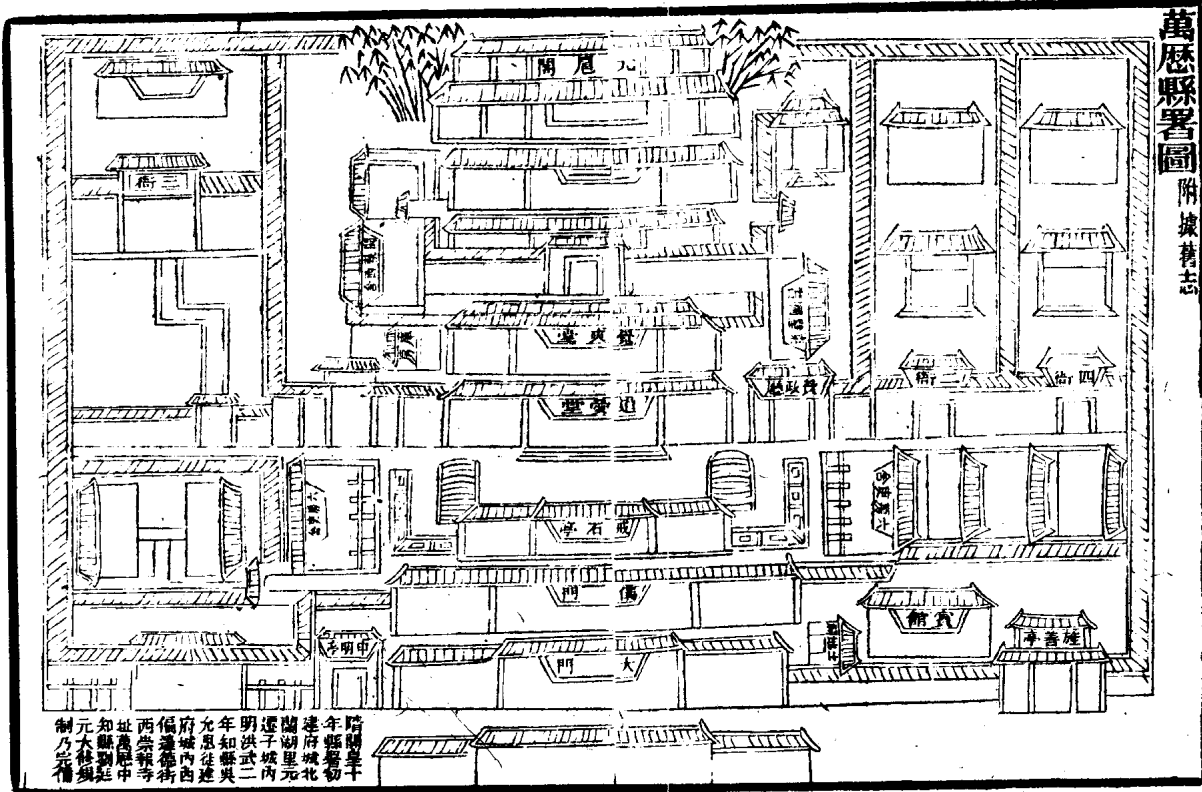
忠賢街

康熙縣署圖附錄舊志



國朝順治八年因平靖南番官兵住居內城文職官衙移外城縣署從設外城晏公街康熙
二十二年既撤藩二月知縣郭爾肥奉 旨移署捐係創建於內城歸德門內早為坊

萬歷縣署圖 附城舊志



新學宮圖 續舊志

